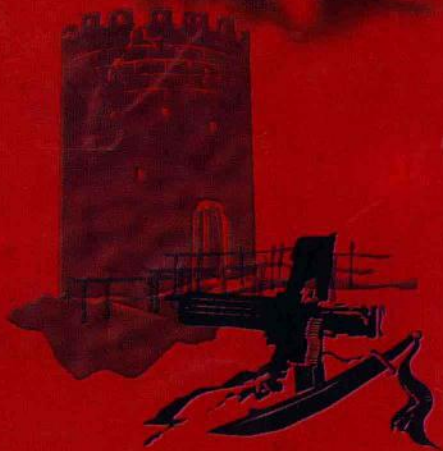


历史让我们回忆些什么……

吴强/著

红日



北京文艺出版社

历史让我们回忆些什么……

红日

吴强 /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日/吴强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4

(红色文学)

ISBN 7-5378-2163-1

I. 红... II. 吴... III. 长篇小说-精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18 号

责任编辑: 李珂

封面设计: 刘文

内文设计: 胡江明

红日

吴强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6 字数: 390 千字 插图: 8 幅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5378-2163-1
I·2084 定价: 21.8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时代。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曾发生了许多感天动地的泣血战事，演出过无数英勇悲壮的革命史诗。而广大作家以这些革命故事为素材，源于生活，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宝库，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在五星红旗下茁壮地成长，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那已逝去的火红而激动人心的历史岁月，表现了我们的先辈们为国为民，不怕艰难困苦，不惜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弘扬了中华儿女深沉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革命文学作品，不啻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激励和教育千千万万的后人为国家利益，人民幸福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今天，历史的车轮已隆隆驶入了二十一世纪。新的世纪里，暴风骤雨、血火硝烟正逐渐散去，战争与革命已退居到次要地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和平温馨的环境下，使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勤劳致富，建设自己小家庭的好日子，许多人考虑的是如何应对扑面而来的股票热、大款梦，出国潮和下海下岗等林林总总的新现象、新问题。逐渐模糊了对革命历史的记忆，渐渐消化了对光荣传统的追求，日益削弱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这种状况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和担忧、着眼未来，是否有必要忘记历史？居安是否就不需要思危？并因此选编了这套丛书，力图帮助广大读者回忆并记住那已逝去的二十世纪的血火硝烟、风云岁月，让那些革命战争年代中的英雄人物复活并点燃我们胸中的爱国主义圣火，更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帮助今天的青少年认

识战斗岁月的历史真相，了解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故事，进而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薪火传承，一代代发扬光大下去。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她也注定将失去未来。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光明未来，我们应当记住历史。我们千万不要回避历史！我们也相信，这套丛书作为民族文化的宝贵结晶，它一定能成为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大中学生的良师益友，也一定能成为读者家中的必备藏书。

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2001年4月

内容提要

从1946年秋到1947年5月间，国民党蒋介石集中数十万大军重点进攻共产党建立的华东解放区，国共双方由此进行了一连串反复的较量和激烈战斗，最后以孟良崮战役中国国民党头号王牌整编第74师被歼灭，国民党军在华东战场的军事进攻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本书就是以这一事件为素材，叙述了从1946年秋末冬初的涟水战役到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战争过程，并生动细致地刻画了从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团长刘胜到战斗英雄杨军的正面人物，和国民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营长张小甫等反面形象。在书中，作者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高超的文学结构能力。小说从一开始就展开激烈的战斗场面，并通过战斗英雄杨军所率领的一个班的战斗遭遇，表现了国民党军凭借飞机大炮的火力优势向解放军进攻的疯狂性，再了解放军战士面对强大敌人英勇作战的英雄主义气概。尤其是军长沈振新在审问张小甫时所说的：“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只要蒋介石一定要打下去，我们就一定奉陪！就一定把他的三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我们要你们把喝下去的血，连你们自己的血，从肚子里全吐出来！”不但表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进行正义战争时所抱定的必胜信念，其语言也是显得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在书中，作者不但理直气壮地描写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取得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也大胆地记述了涟水战役中敌强我弱形势下我军的暂时受挫，表现了战斗的严峻性和艰苦性，令人读来更加生动感人，真实可信。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红日》既是小说，又是文学化的历史。阅读这样的战争小说，一定会帮助读者加深对于20世纪人民革命战争历史的生动而真切的认识。

第一章

—

灰暗的云块，缓缓地从南向北移行，阳光暗淡，天气阴冷，给人们一种荒凉寥落的感觉。

涟水城外，淤河两岸酱黄色的田野，寂寞地躺着。

开始枯黄的树林里，鸟鹊惊惶的噪叫着，惊惶地飞来飞去。这里特有的楝雀^①，大群大群地从这个村庄，这个树林，忽然飞到那个村庄，那个树林里去，接着，又从那个村庄，那个树林，飞到远远的村庄、树林里去。

淤河堤岸的大道上，平日过往不断的行人、旅客，商贩的车辆、骡马也绝迹了。南城门外，那棵出生了二百四十年的高大的巨伞般的老白果树，孤独地站在淤河边上，在寒风里摇曳着枯枝残叶，发着唏嘘的叹息声。

这是深秋初冬的时节。高粱、玉米、黄豆已经收割完了，枯黑的山芋藤子，拖延在田里，象是一条条长辫子。农场上大大小小的——堆堆高粱秆、豆秸，默默地蹲伏在那里。听不到鸡啼，看不到牛群，赶牛打场或者进行冬耕的农民们悠扬响亮的唻唻声，也好几天听不到了。

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的地方。

在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②，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

① 楝雀，状似白头翁鸟，但比白头翁鸟肥大一些，吃楝树枣子，窠巢砌在楝树上。

② 整编七十四师系原七十四军整编而成，相当于原来的军。下辖三个旅，旅相当于原来的师，旅下辖三个团。

这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敌人施展了他们的全力。十架、二十架、以至三十架一批一批的飞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在涟水城和它的四周的上空盘旋、轰鸣。炸弹成串地朝田野里、房屋集中的所在和树林里投掷，一个烟柱接着一个烟柱，从地面上腾起，卷挟着泥土，扬到半空。大炮的轰击，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烈。有时候，炮弹象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房屋、树木、花草，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发着颤抖。

苏国兵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的一个班的战士们，戒备在战壕的掩蔽部里，已经两天半了，一个手榴弹还没有打过，步枪子弹每人补足了八十发，除去昨天上午，飞机飞得实在太低，翅膀几乎擦上了白杨树梢，战士张华峰觉得它过于张牙舞爪，欺人太甚，对着飞机翅膀上“青天白日”的徽记打了一枪而外，大家都还一发未动。

“这打的什么仗？我还是头一回！”斜躺在掩蔽部里的战士秦守本，气闷地说。

“这是炮战，是新式的！”坐在他身边的张华峰说。

“炮战？我们的炮呢？”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问道。

“是好汉，到前面来干！蹲在老远放空炮，算得什么？”机枪射手金立忠气忿地自言自语道。

“不要急！他们总是要来的！”班长杨军正在擦着刺刀，对金立忠说。

秦守本眨眨红红的眼睛，向班长望望，嗟叹了一声。

杨军觉得秦守本的情绪不好，把他手里的刺刀，在掩蔽部的土墙上刺了一下，说道：

“我们的刺刀、子弹，不会没事干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大炮！”

正在说着，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五十米的地方，轰然炸裂开来，他们蹲着的掩蔽部顶上的泥土，“哗哗沙沙”地震落下来。在他们附近，紧接着又落下了五发炮弹。弹药手周凤山枕

在弹药箱上的头，给震得跌到地上。秦守本的耳朵，虽然塞上了棉花，却仍然感到震痛，他把身子赶紧缩到掩蔽部的里角上去，两只手掌紧按住他的两个耳朵。

“新兵怕炮，老兵怕机关枪。你是新兵？”张华峰忍住笑声，向秦守本问道。

“呃！说实话，机关枪我不在乎，这个‘老黄牛’^①放的联珠炮，倒叫我真有点心跳得慌！”秦守本回答说。

战壕里陡然紧张起来，五班、六班的阵地上，传出了叫喊声。

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一个已经死了，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一个受了伤，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杨军认出那是年青的战士洪东才。六班掩蔽部的外面，三个战士正抬着受了伤的六班副班长沿着壕沟运送出去。杨军的心绪有些纷乱，他感到他们班的掩蔽部，虽还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敌人炮火的威胁则渐渐地逼近了身边。“只是坐在这里挨打吗？”他很想带着他的全班，冲到战壕外面去，和敌人厮杀一番。他咬着嘴唇回到掩蔽部里，当他看到秦守本紧紧地抱着脑袋，把身子缩成一个团团，挤轧在掩蔽部的最里边，敌人的炮弹又在纷纷倾泻下来，他的“冲出去”的念头，又马上消失了。

“怎么样？”张华峰低声问道。

杨军轻轻地摇摇头。

“五班门口吵吵叫叫的，为什么？”

张华峰又问了一句，同时爬起身子，想到掩蔽部外头去看看。杨军一把将他拉住，说道：

“把我们的工事，再加加工！”

战士们意味到邻班的工事吃了敌人的炮弹，同时地仰起头

① 战士们把大炮叫做“老黄牛”。

来，观察着隐蔽部的上顶是不是牢固。秦守本的两只沾了泥土的手，从脑袋和耳朵上勉强地移了下来，但随即又按到胸口上去。他冷冷地说：

“迫击炮弹，三颗、五颗不在乎。榴弹炮弹么，我看，你们不要说我胆小，一颗就够了！”

乘着炮弹稀疏，飞机从顶空刚刚回旋过去，他们在掩蔽部的顶上复上了半米多厚的泥土，掩蔽部门口的矮墙也加厚了一些，并且拦上了一棵粗大的树干。

整整一天，依仗着飞机大炮的敌人，前进了三公里。就是说，敌人的前锋部队，距离杨军他们守着的第一线阵地，还有十二公里。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如果还是痴猫等死鼠一般地守在战壕里，必须在四天以后，才能跟敌人见面交锋，杨军他们的刺刀，才有溅上敌人血迹的机会。打惯了出击战的部队，变换到阵地守备战，精神上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时间在睁眼的睡眠中过去，看不到敌人的影子，伤不到敌人的皮毛，在杨军他们看来，这不是战斗，说是战斗，也是一种令人恼气的战斗。

叫人振奋的消息终于来了。

在当天夜晚，他们奉命举行第一次出击。

沿着淤河滩向南摸索前进，河水哗哗地流着，象是悲忿的低诉。夜空里，繁星缀满蓝天，较之置身在不见天日、身子不能立直的掩蔽部里，这时候，他们真是回到海阔天空的世界里来了。秦守本特别显得活跃，他的一只手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只手拿着手榴弹，他心里说：“这种打法，我死了也甘愿。”河滩上没有路道，潮水刚退下去，滩边又烂又滑，腿脚不时地陷到泥淤里去。

二排长陈连带着五、六班，绕道堤西的田野前进，杨军的一个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沿着河滩正面袭击敌人。在堤上一个独立的饭棚子跟前，他们发现了敌人，正要扑将上去，敌人的汤姆枪却先开起火来，子弹从他们的头上掠过，穿入到河水里，发

出嗤嗤的声音。金立忠一个快步，冲上河堤，机枪的两只爪子抓住一个被砍伐了枝干的杨树根子，随即喷出鲜红的火花，射出了密集的连续的子弹。一个班的敌人，被打倒了三个，摔倒在堤边上，有一支汤姆枪，从死了的兵士手里，飞到离尸体五步以外的地方，继续把它肚里的几发子弹打完。没有死的敌人，就慌乱地回头狂奔，嘴里发出听不清字音的惨叫悲嚎。杨军、张华峰、秦守本他们追了上去，金立忠的火力，跟在敌人的屁股上凶猛地追击着。副班长带的下半班，和排长陈连带的两个班，几乎同时抄到敌人的前头，拦断了敌人的归路。敌人有的死在路上，有的惊魂丧胆地跳到淤河里去，淹死了。一个班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死，胸口中了两颗子弹，血，浸湿了他的灰黄的军衣，胸前印着“灵”字的符号，也溅满了血污。当把他抬走的时候，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当了俘虏，微微地抬起他的右手，大声哭叫着说：

“你们赶快把我打死！打死！”

走了没有几步，他就死了。

二

两天以后，敌人终于攻到了涟水城下，杨军的一个班，只剩下五个人，副班长带的下半班，由于掩蔽部中了一颗一百磅的炸弹，全部牺牲了，酱黄色的发着油光的泥土掩埋了他们。杨军的左肩，楔入了一寸多长的一块炮弹片。他刚刚发觉自己受了伤，敌人步兵的第七次冲锋，到达了他们扼守着的战壕附近。来不及包扎伤口了，他和他班里仅有的四个战斗员，迎着敌人冲了出去。前进了一段之后，杨军凭据着单人掩体，忍着伤痛，把枪口对准着敌人射击。他看得清楚，他射出的子弹，穿进了正在向他面前奔来的兵士的肚腹，那个兵士的身材很高大，光秃着脑袋，手里拿着一支汤姆枪，在中弹之后，还向前跑了四、五步，才抱着肚子倒下去。这时候，杨军的头脑，比坐在掩蔽部里清醒得多，对他的射击的准确性，充满以往所没有过的信心。“又是一

个！”他的心头漾起了一种杀敌致果的快感。一个赤红脸高鼻头的敌人，在离他三十来米的地方，脑瓜攒倒在一棵树桩子上，血从口里喷吐出来。敌人的冲锋队形是密集的，真象是一窝狂蜂，低着头，躬着身子，看样子是受过最严格的训练，向前跑步冲锋的时候，竟还保持着先后层次，前头的总是跑在前头，后头的总是落在后头。大概是个军官，在杨军面前一百五十米远的一道矮墙后面，不时地冒出头来，举着手里的驳壳枪，“砰砰叭叭”的射击着，嘴里大声喊叫：“冲！冲上去！不许回头！”在他督战的枪声和喊声下面，兵士们冲进了几步，又伏下身子，头脸紧紧地贴到地面上，躲避着迎面射来的子弹，他们还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看后面的人跟着冲上来没有。这样冲锋的阵势和速度，使得杨军能够从容地观察敌人，从敌人群中选择他的射击目标。

那个军官又把脑袋露到矮墙上面来，他连续打了十多发子弹，喝令扑在地面上的兵士们爬起身来继续冲锋。杨军没有让这一眨眼的良好机会滑过，他扣了一下枪机，一粒子弹从枪口飞了出去，矮墙上那个军官的头，从此就不再冒露到矮墙上面来了。全战壕的战士们，和出口的子弹一样，猛地飞蹦出去，完全忘却了上空的敌机正在嚎叫着扔下雨点般的炸弹，他们疾风骤雨似地扑向了敌人。敌人从地面上慌张地爬起来，有的回头就跑，有的爬起来又扑倒下去，有的对着向他们反击的队伍，颤抖着身子胡乱射击。杨军、张华峰冲在最前面，一口气冲到那道矮墙下面。

象前天夜晚那样的小出击，在杨军的战斗生活里，至少有过三十次。敌人在八个小时内举行了七次冲锋，在这第七次冲锋的时候，来一个凶猛的反冲锋，对于杨军确是当了五年战士的头一遭。他感到很痛快，也很新奇。“这样的战法很有味道。”他的心里，有这样的感觉。胜利的愉快，压服了肩部创伤的疼痛，在矮墙附近，他又打死了一个向他扑来的敌人。

他终于瘫软下来。高速度的奔跑和伤口的流血过多，使他的

肢体失去了撑持的力量，昏倒在矮墙底下。烫热的枪压在他的身上。他虽然还很清醒，但脸色已经苍白，呼吸也显得微弱起来，他缓缓地呻吟着，嘴里非常干涩，口唇不住地掀动，在强烈的阳光下面，他闭上眼睛躺在地上。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一股硝烟窜入到他的鼻腔里，他又张开沉重的眼皮。淤河东岸的一个小庄子，落下了敌人的硫黄弹，房屋和草堆正在燃烧，浓烟随着风势吹拂过来。他想爬起身来，他从腰眼底下抽出麻木的右手，和他的臀部同时用力，按着坚硬的地面，紧紧地咬着牙关，把沉重的身体向上撑起，但是，他没有能够如愿，他又跌倒下去，仍旧躺在矮墙底下。喘息了一下，他摸着挂在腰皮带上的水壶，想得到一口水喝；用力摇晃一下，水壶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了，水壶碰到枪杆子上，发着空洞的声音。“没有水了，”他喃喃地说道。他把贴在地面的头，歪向左右两边望望，没有什么动静，大炮不响了，枪声也很稀疏，除去在他的右前方淤河边上横着一具敌军士兵的尸体以外，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这时候，他突然感到孤独和不安。“我不行了吗？”他心里暗自地问道。稍隔一会，突然一阵枪声，使他从迷蒙的状态里清醒过来。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本能地爬了起来，全身生发起一股热力，好似一盆烈火在燃烧。他的眼前出现了在十几分钟以前看到过的那个敌人的形象。他确信没有看错，是脑袋冒到矮墙上面被他一枪击倒的那个军官。军官的手里握着崭新的快慢机，枪上的烤兰一点没有磨退，耀着闪闪的光亮，军官的眼睛也在发光，血从头发丛里经过鼻子、嘴唇，流到他的脖子里。军官好似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正是开枪把他击倒的射手，恐惧从他那发着紫色的眼珠显露出来，他的一只颤抖着的黑手抓住矮墙的泥土竭力地撑持着身体，另一只颤抖着的带血的手举起枪来，食指在枪机上连连抖动，朝着杨军射击。可是，没有一颗子弹射击出来。他焦急而又失望地靠在矮墙上，考虑着用别的什么手段重新对付他的敌手。杨军在敌军军官举枪向他射击的时候，迅速地把身子向旁边闪让一下，不料一

块砖头绊了他，他踉跄了两三步，才站稳了脚跟。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还会发生这样一场白刃战。杨军清楚地知道了敌人的弱点，不是枪坏了，便是枪膛里没有了子弹。他停顿了一下，抱住他的枪托，举起闪光灼灼的刺刀，冲到矮墙的那一面，转过身子，拚力地朝着军官的胸口刺去，由于用力过度，他的两手抖动了一下，刺刀深深地插入到墙肚里去，刀锋侵入的地方，距离军官的臂膀大约还有二寸三寸光景。杨军急得头上迸出了豆大的汗珠，正要从墙肚里拔出刺刀来，进行第二次刺杀，军官却颓然地倒了下去。杨军吃力地把刺刀从墙肚里拔了出来，头比先前晕眩得更加厉害，他的体力似乎已经消耗完了，瘫倒在矮墙上喘息着，好似刚才的敌军军官站立着的那个姿态一样。

追击敌人的秦守本在一个炮弹坑旁边跌了一交，膝盖碰出了血，裤筒子卷到大腿上，伤处裹着纱布，攀着张华峰的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到矮墙跟前。

他们扶着杨军回向阵地，在走了十多步以后，杨军突然停止下来，说道：

“把那个军官弄来，他没有死！”

“家伙已经给我缴来了！”秦守本晃着崭新的快慢机说。

“把他弄来，是个军官，他还是活的！”杨军坚决地说。

“不死，也快断气了！”秦守本还是不愿意回去。

“我去！”张华峰说着，跑回到矮墙那里去。

三

淤河的水，淤河两岸发着油光的黄土，高高的白杨，一棵老白果树，精心构筑的守了八天八夜的战壕和掩蔽部，战士们含着眼泪和它们告别了！

战士张华峰、金立忠、秦守本和弹药手周凤山四个人，两天来，连续地向北走了七十八里，仅仅在昨天的中午，倒在田野上

的秫秸^① 丛子旁边，为着躲避敌机的扫射，睡了三个钟头。

秦守本感到十分疲劳，他的枪和米袋子全都压在张华峰的肩上，就这样，他还是走走歇歇，歇歇走走，随时随地都想歇息下来。本来，他是一个喜爱说话的人，这两天，在四个人里面，他却成了最沉默寡言的一个。

吱吱嗥叫的独轮车，三轮大牛车，载运着米粮、被服和弹药，骡马驮着扎成一捆一捆的枪支，它们有的没有了机柄，有的缺少了枪托或者断了枪筒。牛车的货物堆上，间或有几个战士坐着或者躺着，其中的一个战士在上面沉沉酣睡，他的两条腿悬挂在货物堆的边缘上，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摇摆着，看来，他随时都会从上面滚跌下来。赶牛车的农民，不住地把手里的鞭子打得脆响，吆喝着牲口迅速前进。一辆牛车忽地停在路上，而前面并没有什么障碍。赶车人手里的鞭子，虽然打得“格叭格叭”的炸响，靠左边的一条黑尖牛，却怎么也抬不起腿来，嘴里不住地流着白色的涎水。“你打它呀！”坐在车顶上的战士对赶车的人说。赶车人手里的鞭子还是扬向空中，不肯落到牛的身上。他叹了一口气，低声地说：“它确实是累了！”

抬着重伤员和重病员的担架，成队的战士和三三两两失去联络的、轻伤轻病的战士，掉队落伍的战士，穿插在车辆、骡马的行列里走着。他们各走各的，谁要快些就快些，慢些就慢些。在一个庄口的桥边上，立着一块黑门板，上面拥挤着粉笔写的字迹和贴着的字条，那些是各个部队对他们本队人员联络地点的通告。门板前面，挤满了人，因为天已傍黑，手电筒的电光，在上面闪来闪去。

张华峰挤到人丛里，在黑字和白字里面来去寻认了一阵，没有见到他所属的团、营、连的联络通告。他失望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从腰皮带上解下五寸长的小旱烟筒，吸起烟来。金立忠和周

① 秫秸就是高粱秆子。

凤山卸下背包，坐到张华峰旁边的地上，秦守本的背包摆在张华峰的面前，他连稍稍把背包朝旁边移动一下的力气也使不出来了。他坐到他的背包上，脊背倚靠在张华峰的腿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从火线上撤退下来，他们一直保持一种沉默状态，他们心里都有好多的话要向外倾吐，可是谁都不说什么。他们互相看看望望，头就不由地低下去，全班十二个人，八个不在一起了，班长杨军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其余的七个，为着神圣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头感到痛苦和悲凉，在这样的情形下面，谁爱多说一句话，谁要对谁再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罪过，他们四个人都有这种情绪。他们坐在那里，至少有二十分钟，五辆牛车从石桥上滚了过去，那辆黑尖牛拉的掉了队的大车，也已缓缓地跟了上来；骡马过去了几十匹，他们却还是不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说一声“走吧！”由于有七八个人到居民家里烧起饭来，引起了他们饥饿的感觉，张华峰摸摸身上两条空了半截的米袋，用他的眼睛向同志们问道：“我们也去烧饭吃吧？”秦守本站起来，好似许多话并到这一句话里，突然大声说道：

“烧饭吃！肚子叫了！”

他们走进一个居民家里，把桌上的一小盆山芋茶，你一碗我一瓢，一股劲喝得精光。

鸡栏和猪栏全是空的，房间里打扫得很洁净，所有的家畜、衣物和粮食，全都弄走了。

房主是个七十多岁的白胡老爹，他对他们说：

“家里人都走了！没人帮你们做，也没什么给你们吃！”

他从火塘里扒出几个烤熟了的红山芋，送到战士们面前的小方桌上。

周凤山烧火，金立忠淘米，张华峰向锅里倒水，秦守本没有动手，坐在门边剥红山芋吃。

白胡老爹坐在秦守本对面的小凳子上，向秦守本问道：

“是涟水城下来的？”

秦守本点点头。

“城里的宝塔没有给大炮打坏吧？”

“没有！”

白胡老爹接着感慨不已地说：

“……远的不说，就从民国初算起。张瞎子、白宝山、马玉仁，他们在这一带打过、杀过，民国十六年，说是革命军来了，又打！唉！到后来，什么革命军喽！官匪不分。鬼子来了以前，闹土匪，杀人、绑财神、断路。连我这八口人、十二亩田的人家，也当了财神，把我一个三岁小孙子抱了去，逼我卖了三亩沟边地去赎回来。打鬼子，这里算是运道好，开头，鬼子迟来一年，你们站在这里，鬼子又早走一年，算是打了整整六年。不是刚刚停了年把？你看！庄东的地堡还没有腾出手来拆掉，烧了的房子还没盖好，你们来的这一路，哪个庄子、集镇上没有黑墙框子？又打！打不够！弄得你神魂不安，鸡犬不宁！同志！不能不打吗？”

他一边说一边长声悲叹，悲叹的言词里夹着一生长久积下的忿慨。秦守本看到白胡老爹的眼边滴下了泪珠，心里也很难过、气忿，把山芋皮使劲地摔到门外的远处去。

“不是我们要打！是蒋介石！”张华峰在锅台边喊着。

“我知道。不能谈和吗？”白胡老爹问道。

“毛主席去年到重庆跟他们订了和平条约，他们都撕掉了！你不打，他要打！你和，他不和！有什么法子？”张华峰走到白胡老爹面前说。

“那就只有打啦？”

张华峰点着脑袋，举出拳头回答说：

“对！只有打！”

白胡老爹走到后屋，从床下的小坛子里，拿了一盘腌蒜苗来